

幽怪錄
任氏傳
幽怪錄
錄異記

續幽怪錄
南柯記
杜子春傳
白猿傳

附拾遺·校勘記
續校及補校

才鬼記

下冊



幽

怪

錄

牛僧孺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前 定 錄

續錄（及其他二十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此據龍威秘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幽怪錄

唐 牛僧孺撰

鸚鵡能言

柳歸舜至金山，忽見鸚鵡羣集，皆能人言，各相稱呼。故有武遊郎、武仙郎、阿蘇兒者。又有自在先生、踏蓮露、鳳凰臺、戴蟬兒、多花子，亦有能歌者，音調清麗。

阿春看客

鸚鵡見歸舜，忽呼曰：阿春看客。忽一青衣乘雲而下，相見。

鬱櫬

武遊郎言：余昔見漢武乘鬱金櫬，泛積翠池，吹縹玉長笛。

玉卮娘

有書生姓崔，遇神女，因見一胡僧指其女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子也。

輕紅輕素

曹惠得木偶人，能言語，自稱輕紅輕素。因語惠曰：鷄角入骨，紫鶴喫黃角，甲不害五通泉室，爲六代吉昌。且曰：曉此者當極貴顯。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云。

三耳秀才

董慎爲太山府君呼爲錄事。令決疑獄。慎舉秀才張審通決之甚當。府君喜其聰敏。爲于額上更一耳。旣還。額極痒。踊出一耳。尤聰。時人言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鷄冠秀才。

耳中天地

薛君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乃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兜元國。

開元中。葉天師講經于明州奉化縣。忽一老父來禮。自云守藏龍。守此千歲。方免炎沙之罰。今爲僧咒水欲殺。幸師以符救之。

和神國

李元之暴卒後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綠。可以爲衣。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出獵。前一日。有樵者見禽獸百許。祈於玄冥使者。使者令老麋祈于東谷巖四巖。四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不復遊獵矣。天未明。忽風雪大作。刺史不復出。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邛橘園中。霜後見橘如缶。剖開。中有三老叟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叟取龍脯食之。食訖。餘脯化爲龍。衆乘之而去。

瘿中琴瑟

伶人刁朝俊妻甚美而有瘿。瘿中琴瑟笙竽之聲。一日忽破裂。內一獐跳去。瘿乃無。

四真

楊敬真忽有音樂綵雲來迎。至一處云雲臺峯。有四人來謁。號四真。馬信真。徐湛真。徐修真。夏守真。曰。謁大仙伯。問爲誰。卽茅真君也。

郭登

廂神名。

威汚蠅

隋來君綽夜行投宿野人家。主人曰威汚蠅。奴曰蝸兒。館之甚厚。翊眎其處。乃陂澤沮洳。有蚓蝸螺在焉。顧愔是劉植後身。

梁顧愔始爲縣吏。日苦其罪。一夕遇二人。自稱王粲徐幹。且謂愔曰。公乃劉植後身。因誦其所爲之文。愔乃頓悟前事。得其遺文數篇。投于令。令待之甚厚。時謂死劉植猶庇得生顧愔。

坤明國

顧愔前身是劉植。昔嘗謂坤明國口中魏開國鄴地也。

中華書局

續幽怪錄

附拾遺・校勘記
續校及補校

李復言編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龍威秘書琳琅秘室
叢書皆收有此書琳
琅本較勝故據以排
印

續幽怪錄目錄

卷第一

楊恭政

涼國武公李愬

麒麟客

辛公平上仙

薛中丞存誠

卷第二

盧僕射從史

張質

鄭虢州駒夫人

李岳州

韋令公皋

卷第三

蘇州客

寶玉妻

錢方義

張庾

房杜二相國

卷第四

續幽怪錄 目錄

張逢

葉令女

蔡榮

李衛公靖行雨

定婚店

驢言

梁革

續幽怪錄卷第一

楊恭政

李復言編

楊恭政。饒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掃。靜室閉門閒居。雖鄰婦狎。說海作拜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著新衣。掃洒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牀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鄰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徧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說海本復下有下字。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卽到。宜靜室以俟之。遂

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準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綵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尙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于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脩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真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修真詩曰。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其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卻幾年身。恭政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旣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王父清說海作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

當之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閒卽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胷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卽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卽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尙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昇其階。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才及階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嫵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牀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憩於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遂步客於他牀。客倦起於牀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自天。萬物唯我最靈。儒書亦謂人爲生靈。來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爲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礫澗王氏。致飯疏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晝隨。而夜可會耳。君

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礮澗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僂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闕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爲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攜羊豕各半。酒數甌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於華陰。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幸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弃我。曰。神祇尙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塵。逕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所間。一旗甲馬立於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臻速登。旣乘。觀焉。前後戈甲塞路。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丈餘。兒甚偉。揖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況人乎。謂臻曰。君旣召來。宜盡王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若供頓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旣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餽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據籍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

吏曹見許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於道場。萬神護蹕。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報曰。已敕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戌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所宴殿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爲標。又以紫縠畫虹蜺爲帔。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於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縠。其狀可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匕首長尺餘。供於將軍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眙揖之。唯而走。自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旣而左右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旣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否然可卽路。遽聞具浴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十六。衣上皆畫龍鳳。肩昇下殿。將軍揖介冑之上。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拏。萬機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惑心。清真之懷。得復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羣辭。或收血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爲臻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祕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忝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